宋書

二五

宋書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臣沈約新撰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

歆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歆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列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歆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歆歆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歆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襆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

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歎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録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

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

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貞之文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蔿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

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
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
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敘用得
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
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
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
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
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
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

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貨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勵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羨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諸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户謚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門户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禄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䕃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幷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羡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
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年二年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
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
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

舋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録尚書事又爲楊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竝
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楊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何吴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為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為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為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為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

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偟無地寧處若恵澤廣流蘭艾同

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敢敢忘循命臣迕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悾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左衛將軍太祖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竝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外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

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
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
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
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
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
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
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
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
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

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
永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祥
文母倪天寶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
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
深寒泉之思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
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
君作故因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
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愼體至公
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毋屈情以申制所

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傅逮謹露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

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
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
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
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
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
疾湛議遣人若刼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
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
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邇
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腳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

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祟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

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眞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

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
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
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彊宗侯勱羅
奧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
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
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
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
軍還以爲楊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

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户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

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　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竝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

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羣

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
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京都鳴鑾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
一年詔曰揔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
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
濟右衛將軍曅華才應通敏理懷清要並美彰出
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
領軍曅華可太子詹事曅華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
言之太祖曅華等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

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

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忽閱不睦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棊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

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順帝即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中爲署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

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曅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寗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即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交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

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
自我難持若三子末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
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illegible]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臣沈約新撰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

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夫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

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羕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耳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

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譖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来記闕其典彛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温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髙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發婚宦明此孝

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
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
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
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訓範
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
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
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希衣以處之
明教者自謂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
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

事以爲通諡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
帝無所立制於東閣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
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
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横流家國同其淪溺若
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
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
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
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諡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
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并常已有

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君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

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鄰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甄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

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
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巳冥義安在乎昔
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
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過於前世便無疑於
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
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
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
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
兒葬毋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

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植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

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
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
通美居以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豈
[illegible]不老人言乞恳知甘充下列授爲賢教實
副羣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
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
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
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
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

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戕遂盜發冢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皆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

所獲而爲求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
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
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
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
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蒞官不久
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
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
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
母沒者墳塋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

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

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慼恧變色動容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

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来求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

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刼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刼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

璧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
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實非敗之
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
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為河洛之
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
靜伏願聖鑒察臣愚懷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
尚書鮮之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
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
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高祖所狎上嘗

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爲丹楊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吴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

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
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
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
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
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
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眞假
相蒙殆使合羙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
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

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竝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旣克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

騎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灝使揚州尚書三
公郎陸子眞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員外散騎常
侍范雝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
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
宂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
中郎阮長之使雝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
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
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

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覜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頹民風凋僞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

忘欽恤令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邦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隋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

躬則時雝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縱
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
通道契曠代冕瀁華堂深恣八表洛敬敷之末
純慮明揚之靡暘清閟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
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
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
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
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
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暘聖旨肅

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
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
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
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
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
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
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
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

壽領國子博士進大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肹為益陽令隨肹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命為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

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出補宛陵令趙恢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曰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尚

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

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毋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毋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

赦並免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黄門郎皭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

趣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

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朞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没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

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毋子並宜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郤動經歳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内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値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

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
子謿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
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
丹楊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
當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
家數一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
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
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
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

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適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亭鮮之義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傷邊太祖訪羣臣威戎

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
兖天慈降鑑矜此黎元愽逮羣策經綸戎政臣
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
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
瀚海揚旌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輿負海
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
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
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
為念大宋啓胙兩燿靈武而懷德畏威

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
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鎭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
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
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
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
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
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
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

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巽士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後外示餘力内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衞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名

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

敵破軍若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

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
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
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
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
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
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
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
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
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

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宫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

兵烏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馹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

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可脩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

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伯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辨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

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

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爵秩發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覿困事著晝戰見皃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

墜荒毀難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壘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垠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

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

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脩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

微徹敵之要也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
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荅局子之賜何必
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
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
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
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
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
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並應奏聞
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

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紀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棻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内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删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論纂文論竝

傳於世又故定元嘉歷語在律歷志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嶂塞謹其烽柝使來遝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懷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卻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爰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靑

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畧恃寇不來遂無
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横行曾無
藩落之固使士民蹈蒼天蹐厚地繫虜俘囚
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
之云爾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臣沈　約　新撰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

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
剛正甚爲高祖所知賞永初三年轉道憐太尉
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
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
池氐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兒弟爲質翰遣始
平太守龐諮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
率衆拒諮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
等並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
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

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有方佐之
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
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
爲持節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
爲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
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閣齋呈其事
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

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
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
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
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
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
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爲輔國參軍無
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爲中軍行參軍又爲

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没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護縱餘燼與烟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氐規欲爲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

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
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
徵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諮
議參軍仍爲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
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
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
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竝皆
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户豐贍由此
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

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襄侯道產惠
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
至于沔口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
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
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
方宣其用奄至殞没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
兼至長子延孫别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
廕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黄門郎臨海義興太
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道錫
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
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
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
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
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
没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初氐寇至城内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
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

本要於事爲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楊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垂死乘轝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明年散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凉州父

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
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
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
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
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
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
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
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眞鎮長安辟為州主簿後為義眞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

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驎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驎欲棄城走慮爲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鍾隊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驎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脩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

所領就驥旣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膈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勒首燾以馬百匹贖之以驥爲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

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
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驎爲吏民所
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
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
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
已發大相推檢丞都菩去諸郎開視上遣主書
詰責驎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
文卑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爲

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戸尋坐巧佞
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褘謀反事拜黃門侍
郎出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
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横家累千金女伎
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
常相從 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
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墻之閒聽其弦管積
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
等幼文兄叔文爲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

方鎮者並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
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虎司徒
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並
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阼拜
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
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爲虜所没後得叛還
元嘉中爲竟陵太守恬初爲驃騎道憐長兼參
軍高祖踐阼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遝臺直省十

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爲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爲平西中兵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

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忽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備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竝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吕綽誠

效益簪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所説急有同
異二三求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君民狃狎改
以帶臣有　求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兗口
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
患不開廣若得依先劃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
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
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
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
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

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怙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閬閉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怙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阼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

兵百姓憑樂恬初防衞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永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鎭軍諮議參軍

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碻磝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凶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城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

坦棄市羣臣為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
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
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
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
中為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
為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
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
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
令說闡降闡既降殺之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

譚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為振威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王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譚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

績垂名斯為美矣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illegible]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臣沈約新撰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高祖諱同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衞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爲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荆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

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
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
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桓
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
及簒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
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
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
敞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更引還重申
初讌召為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塘還京邑久

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祗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

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
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
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閣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
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
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
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

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
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
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
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
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
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
私愚朽汚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
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
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䟽屢上終以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昏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

於蘊荊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
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
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
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
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
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
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謁丘園高挹榮冕凝
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

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輿
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於是諡爲文
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
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
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
戴五條五辮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
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
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

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它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

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毋情愛甚篤叔度毋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

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

清身潔已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義眞與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眞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即位出爲臨川内史入爲黃門侍郎尚

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
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
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
領游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
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
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
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
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

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

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

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伏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

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亦以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

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
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
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
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
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
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
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
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
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

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𨥁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

日廢營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
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
敎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
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
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
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
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
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

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衞率袁淑與尚之書曰

昨遣修問承文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

亦事難斯貴俾踈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

山衞淪歎乎曩篇規迫休告雪滌素懷冀尋

幽之歡畢　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憂滯果

玆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巳議塗聞者謂文人

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

務全南瀬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

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瀬毛詩所

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荅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顗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

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既還任事
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
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
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
得免世祖即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
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
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
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

心不可不慎豈超民爲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復亘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攻

寔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

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謚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顒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荊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荊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荊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彊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閫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

近臣懷禍上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
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